

0 乐活



发型狂野的宁大学子 Abri。
(受访者供图)

他来自喀麦隆，天生携带着黑人血液里的不羁、豪放；
他很爱笑，对话时常辅以夸张的肢体动作；
他的发型很狂野，有一头高高耸起的“莫西干”；
他狂热地喜欢音乐，在大学期间组建自己的工作室，发行了三张完整的专辑；
但他不是“标准”的黑人歌手——拒绝“Hip Hop”，拒绝“躁”，用更多的时间独处，安静地弹奏旋律，沉浸在自我的音乐世界里。
他叫 Prince Abri。
工作中，是备受追捧的校园音乐明星。
生活里，是渴望被认可的完美主义者。

见习记者 徐展新

玩转音乐的「黑马王子」

《Life & Dreams》

他乡追逐音乐梦

“为什么会离开家乡，来到遥远的中国呢？”
“其实我想去加拿大，但父母不同意……”
“为什么选择读工商管理专业呢？”
“我选择的是环境学，但在周围朋友的强烈建议下更换了专业……”
“那……为什么将‘阿里’作为中文名呢？”
“这是老师的决定，当时的我对中文毫无概念，只能坦然接受……”

六年前，19岁的 Abri 就这么“阴差阳错”地来到远隔重洋的异国，走进这座陌生的城市，拥有了“阿里”这个让他费解的新名字。所幸，他很快适应了新家，开始主动学习中文，在新环境中寻找乐趣。

阿里的故乡在喀麦隆，一个有山、有水、有沙漠、有森林的“小非洲”，一个糅合了超过 250 个民族的国度。在阿里眼中，喀麦隆和宁波有许多相似之处，都对多元文化持有开放态度，能够接受不同民族、不同肤色的人群，也能欣赏不同形式、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。在这座包容的城市里，阿里心中埋藏已久的“音乐梦”慢慢生根发芽，这个默默无闻的非洲学生，开始走上音乐领域的蜕变之路。

大一的新生晚会，阿里第一次感受到登台唱歌带来的紧张刺激。“那是一个疯狂的夜晚，当时我还有点害羞，但迅速被台下的欢呼和尖叫感染，进入忘我 HIGH 歌的情绪中。”随后，阿里参加了校园新秀歌手的选拔赛，也承接了不少演出活动，痛快地玩起了音乐。

两年后，感情生活的挫折成了“音乐热情”向“音乐事业”转型的导火索，催生出阿里的第一张专辑——《Life & Dreams》。这些歌曲没有明确的主题，没有清晰的逻辑，制作也略显粗糙，恰如阿里当时的情绪——混乱、迷失、不知所云。“失恋后，我的生活染上了一层阴霾，这些负面情绪都灌注在这张专辑里，让它成为我生活的投影。”

生活固然起伏，但音乐梦想却愈加清晰。这几年中，阿里找到了默契满满的合作伙伴，逐渐建立起音乐团队，先后发布三张专辑，总歌曲量近 50 首（包括独立在专辑之外的单曲）。“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台下有鼎力支持的粉丝，他们驱散了曾经的陌生感和疏离感，让我的步伐更加坚定。”

《Safe House》

安静的「黑马王子」

“一提起黑人歌手，大家都会想到‘Hip Hop’（嘻哈）或‘Soul’（灵魂乐），认为他们擅长节奏感较强的歌曲，喜欢‘躁’一点的音乐。”谈到音乐时，阿里的双眼透露出认真的光芒，“但我不同，我更喜欢优美的旋律，习惯在歌曲里加一点 Bruce（蓝调）和奇奇怪怪的音符。这是属于我的‘阿里风格’，虽然小众，但我乐在其中。”

和大部分的非洲国家一样，喀麦隆是一个具备丰富多彩土著音乐文化的国度，赋予了阿里出众的嗓音条件和乐感。但在父母的约束下，阿里很少外出游玩，逐渐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。“安静的环境才能激发我的创作热情。我可以和你打个赌，送我一整天的空闲时间，就能还你五首完整的歌曲。”阿里笑着说。

名字中带有“Prince”的黑人，独自吟唱着专辑《Safe House》里的抒情歌曲——阿里就像一位款款走来的“黑马王子”，在安静的、封闭的小房子里寻觅他心中的公主。

许多歌手的音乐灵感来自于旅途的风景或世俗的烟火，而阿里更擅长在平静生活里寻找闪光。与母亲的闲谈，与朋友的交流，甚至是收到考试成绩的一瞬间，都能变成一段旋律。“每一首歌曲都是一扇窗，通往一个全新的世界。好的歌曲绝不会高高在上，而是流淌在我们的身边，这是我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就像我的偶像 Drake（加拿大歌手），他就是个‘讲故事’的高手，擅长用灵活多变的歌词直击听众的内心。”

虽然在中国生活多年，但阿里始终没有试水中文歌，不同文化间的巨大鸿沟让他难以自如地驾驭其他语种的歌曲。“朋友们反复告诉我，他们不会在意外国人的发音是否标准。但我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，既然无法娴熟地使用这门语言，就绝不会轻易尝试演唱。”

但阿里还是学会了一些旋律简单、通俗易懂的中文歌曲，譬如《小薇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和《我的歌声里》。那些更复杂的流行歌曲，则停留在“远观而不亵玩”的状态。“悄悄告诉你，我最喜欢的中国歌手是王力宏，最喜欢的中文歌是萧敬腾的《怎么说我不爱你》。”阿里掰着手指告诉笔者，“几乎所有的中国人认识周杰伦，所以我还学会了《听妈妈的话》和《算什么男人》，虽然我不愿意多唱，但很喜欢听。”

《Start Over》

岔路口，重新出发

离乡六年，阿里逐渐适应了异国的生活节奏，但随着大学生涯临近结束，阿里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：继续提升学位？专心在中国开拓演艺道路？奔赴流行音乐的圣地美国？还是返回自己的故乡？

“若是抛开一切，不考虑事业和经济收入，我的选择一定是回家。”说到这里，阿里的语调略显抑郁，“我离开家乡太久了，这里的人看重我的能力，但也只看重我的能力。我找不到能够分享情绪的朋友，时常会感到压抑。”虽然工作室运行得有有条不紊，新专辑的制作也颇为顺利，但阿里的身体里始终流淌着自由音乐人的血液，不希望被“音乐事业”过度束缚，从而失去那颗“玩转音乐”的心。

一边是乡愁和亲情，另一边是粉丝们的殷切期待和音乐制作人的热情邀约，阿里只能选择一个折中的方法化解矛盾。“目前，我的新专辑已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，它凝聚了我一整年的心血，将成为我事业的转折点，或成或败，就在于此。”据阿里介绍，这张名为《Start Over》的新专辑将在 12 月初全面发行，公布在阿里的微信公众号“阿里音乐”和“prince abri”的网易云音乐上。随后，阿里将转移工作重心，带着这批歌曲寻觅合作演出的机会，努力开辟中国市场，为自己的事业谋求出路。

“未来的一两年里，我会继续留在中国，如果这段时间的尝试依旧没有结果，我就会考虑‘start over’，重新出发。”阿里即将完成宁波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的学业，具备了从商的基本素质，父母也期待着孩子能找个安稳的工作，而不是长久地留在演艺圈。因此，阿里的人生充满了可能性，唯一不变的，就是他对待音乐的态度。“当我 30 岁的时候，或许已经远离音乐事业的殿堂，但我还会坚持观察生活，痛快地玩着音乐，这是我的灵魂，不会被任何外力改变。”

记者手记：

阿里是一个“非典型”的黑人，他有着外向、奔放的着装打扮和行为举止，却也有一颗敏感的心——如果无法做到完美，宁可急流勇退。
他忠于自己的内心，却也在意周围人的评价，迫切地需要找到安全感。刚到宁波时，他也有诸多的不适应，但他笃信，能力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。这一观念被植入新专辑里名为《Sweet Girl》的歌曲中——歌词里的“Girl”，代表了那些缺乏自信、被世俗审美观念捆绑的女孩，更代表了阿里的价值观：我虽然长得不够帅，但我的音乐才华绝对够帅，是它让我挺拔地站在世间，保持独立、免受驱使。



特别鸣谢：
灯塔音乐苍老师

▲阿里在酒吧里演唱。
▼安静的黑马王子。（受访者供图）



0 往来



身着民族服饰的摩洛哥人。
(资料图片)

也许你听过《卡萨布兰卡》，看过《北非谍影》，曾在青春年少时追阅《撒哈拉的故事》，于记忆中听说过那个出了沙漠又近大海的国家。也许你仍在疑惑究竟是摩洛哥，抑或摩洛哥……打开世界地图，手指划过非洲西北角：南部紧邻撒哈拉，西部濒临大西洋，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咫尺相望，扼地中海入大西洋门户。它是北非后花园，它叫摩洛哥。

撰稿：郑丹廷
(85后，先后做过编辑、记者，喜欢旅行和手工)

左手大西洋，右手地中海，转身遇见撒哈拉——多彩摩洛哥，让心防不胜防

因为爱上这个神秘的国度——摩洛哥，宁波的 85 后妹纸，自制攻略，与同伴完成了一场自助梦幻之旅。

红色马拉喀什

9月27日凌晨1点，飞机降落于卡萨布兰卡机场。又经 10.5 小时，在出发近 40 小时后，我的摩洛哥之行便由四大皇城之一的马拉喀什而始。

如果用某种颜色来形容这座城市，那便是赭红。某知名彩妆品牌推出名为“morocco”的同名唇膏，实在恰如其分。马拉喀什由老城麦地那和新城组成。绵延十多公里的赭红色城墙完整包围着麦地那，历经 800 多年风雨屹立至今。城墙内则完整保留了诸多历史建筑、传统庭院，还有那座分别于 1985 年、2001 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的德吉马广场。

我们的宿地是麦地那内的一座传统庭院。登上庭院台顶，看各色建筑、商铺、街巷等沿德吉马广场发散开来。时值下午，阳光正烈，由广场始，我和同伴一路在蜘蛛网般蜿蜒曲折的巷道中穿梭着：巷子顶部是用来遮阳的草席、木板、藤篾；巷道中，男人们互相招呼着，与我擦肩而过的着长袍的女人们，或蒙脸，或点头，或冲我微笑。空气中弥漫着浓郁、不知名却叫人欲罢不能的香料味，耳边是轻唱着的阿拉伯民谣和那悠远的穆斯林宣礼声。我正犹豫着上前试吃五颜六色的干果，而注意力又轻易地被一旁的手工金属器皿所吸引。这里，下一个转角，随时让你掉进通往一千零一夜的时光隧道。

一个转角，随时让你掉进通往一千零一夜的时光隧道。

蓝色撒哈拉

在踏入撒哈拉前，我于蓝白之城索维拉初识大西洋的澎湃汹涌，体验了大雾中的热闹鱼市。若才出大海，又一头扎进沙漠，这该是何种体验？事物对比之强烈，不外乎颜色、阴阳冲撞之浓烈，比如红橙较之蓝绿，海水较之沙漠。纵使知道撒哈拉很多年，也听过不少故事，但直至那日，一行 8 人从 9 座商务车换乘丰田霸道，经两天车程，体验无数弯道、晕车发烧后，才最终迎来和撒哈拉的初次相见。正是黄昏时分，车辆沿沙漠边缘一路向前，天地间仿佛只剩空中泄下的一抹光亮，笼着远处高耸的宣礼塔和那天边连绵不断的橘红色沙丘。大漠日落，雄浑悲壮者有之，而撒哈拉之落日，却柔美异常。

蓝色舍夫沙万

在菲斯作短暂停留后，我们坐大巴抵达世界三大蓝城之一的舍夫沙万。有人醉心于爱琴海边圣托里尼的那抹蓝白相间，有人则更惊艳于舍夫沙万蓝得纯净、蓝到深邃。它为何选择如此之蓝？无人能说得清，据说犹太难民在 1930 年来到这座山城后，才将街道、民房等涂成蓝色，久而久之，整个城便被蓝色包围。更没有人能清楚地说出，这里究竟有多少种蓝，浅蓝、蒂芙尼蓝、土耳其蓝、孔雀蓝、湖蓝、宝蓝、深蓝、靛蓝……如此种种。而猫，便是舍夫沙万的主人，是城市灵魂的一部分。若要彻底体验蓝城的万般风情，不妨在傍晚时分横穿麦地那，走过石桥，坐在山头清真寺的矮墙上，登高远眺，俯瞰整个舍夫沙万。落日渐西沉，从云层里脱身而出，不慌不忙地从橘黄、

玫瑰红直至变为深红、昏黄，任性地为蓝城镀上一层玫瑰金，顺便将山谷整个染红。

白色丹吉尔

我们从地理书中知晓地中海、直布罗陀海峡，但亲自去过的却寥寥无几。从舍夫沙万包车去艾西拉，途经世界最古老城市之一的丹吉尔。我们被告知，东进地中海和西出大西洋的船只，都要从此经过或停泊，大西洋东岸南来北往的船只，也要在此调整航向。据说，该城市所在的直布罗陀海峡产生了世界 20% 的贸易量。站在斯帕特尔角——这个非洲大陆的最西北端，此时此刻，于此世界著名的地理标志，左手大西洋，右手地中海，我们亲眼见证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汇。

从红色马拉喀什到白色丹吉尔，从蓝白索维拉到蓝色撒哈拉再到蓝色舍夫沙万……这个溢满伊斯兰风情的阿拉伯国家，充满了非洲大陆与生俱来的雄浑、粗犷和繁复色彩。明明身在非洲，却近似欧洲，一半靠海，一半近沙漠，恰似一半海水、一半火焰。雾气弥漫的大西洋上船来船往，古老的撒哈拉留下三毛的淡淡乡愁，而摩洛哥，能让时光随时为你停留。



橙色撒哈拉沙漠。（资料图片）

